



作家王蒙今年91岁了。“这一两年肯定还是要写作，”王蒙说，“人变老就会慢慢不行了，不过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”
7月，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

创作之家，被温润海风过滤过的阳光穿过会客厅的大窗，洒在王蒙的脸上。91岁的他，目光依然锐利。
19岁创作《青春万岁》崭露头角，29岁远赴新疆，52岁出任文化

部部长，81岁摘得茅盾文学奖，85岁荣膺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——
如今的王蒙，对写作，赤忱不渝；对生命，拳拳依然。

王蒙：岁月悠长 仍有挚爱不减

“去新疆”

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。初夏5月，王蒙重返生活了16年的热土，探望当年老友。

时间回溯至1963年底，彼时29岁的王蒙远赴新疆，在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扎根生活。聊到新疆，王蒙脱口而出一句维吾尔谚语：“男孩子的头顶上应该遭遇一切。”

新疆成了王蒙孕育文学创作的沃土。在伊犁，王蒙与当地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曾在扬场地，抄起木锨，看金色的麦粒如虹似瀑般落下；也曾装卸货物，最多时扛起上百公斤麻袋，上肩、直腰、踩着跳板，将麻袋稳稳捧入车厢。

王蒙身上至今带着伊犁人特有的风趣。他笑道：“每天不放两个炮（吹牛），我怎么做王蒙！”

他说，自己在新疆并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把这个地方视作出生地。

他这样描述16载新疆岁月：“新疆扩大了我的视野，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。”

在王蒙眼中，新疆各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共享着诸多优秀精神特质：崇尚节约、勤劳、敬老，深怀对家乡、祖国与生活的热爱与希望。

他深感：“能够把新疆各民族同胞的生活写出来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”。于是，就有了《这边风景》和《在伊犁》等系列描写新疆的作品。2024年12月，王蒙荣获新疆首届“天山文学奖·杰出贡献奖”。

王蒙坦言，“新疆”这两个字已经内化为他个人的精神底色，深刻烙印在他的作品内核和人生姿态之中。

采访当日，王蒙与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新疆饭：抓饭、羊排、肉馕……91岁的他依然能尽情享受这些美食。席间的羊肉和肉馕，是新疆朋友特意送来的。

王蒙用维吾尔语幽默地说：“王蒙在，馕在。”他最怀念的，是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的妻子赫里倩姆打的馕，他形容那馕是“牛奶款地倒进去”做的，十分有营养。在生活拮据、以粗粮为主的年代，那里的老百姓也坚持用珍贵的“白面馕”和淡茶款待他。

“文学创作是个性”

采访中，王蒙两次提到“热烈”。一次是谈及新疆的岁月，而另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。王蒙的创作突出表现在对时代热烈气息的捕捉和定格。

王蒙回忆，1949年，在北京，青年人在工作之余，“每天都像过节一样，唱歌跳舞。”

“这种热烈在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，并非每日可寻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生活的开始写下来。”他说。

正是独属于他的这份体验与观察，催生了王蒙的第一部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。那年，王蒙19岁。

他曾说：“我的少年、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，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，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，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、书写生活。”

随着一部部饱含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，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。他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、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

作品，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

时至今日，王蒙创作了百余部（篇）小说，以及散文、诗歌、传记、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，总计达2000多万字，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各国和地区出版。

热烈不减，文心常新。

王蒙曾自陈：“我喜欢语言，也喜欢文字。在语言和文字中间，我如鱼得水。”这份热爱驱动他在创作上不断创新求变。

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巧，作品中可见“意识流”“象征主义”“超现实主义”“荒诞派戏剧”等的影响。在长篇新作《猴儿与少年》中，他更是大量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，直接植入1950年代的劳动场景。

如今，网络文学盛行、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，AI写作引发人机关系思辨。在王蒙看来，文学依旧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：“文学最强调的是个性，个体在创作中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。”

他自身便是文学个性价值的生动注脚。躬身践行此道，笔耕不辍，2025年上半年，王蒙出版新书《诗词中国》，发表中篇小说《夏天的念想》，他的《品读聊斋》也将出版。最令他欣慰的是，作家出版社再版了《在伊犁》，掀起了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讨论。

“我终身是学生”

王蒙的妻子单三娅笑称他是掐着秒表度日的人，每天阅读、写作、锻炼，甚至坚持游泳。

“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事，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和满足的过

程，比吃饭和喝酒还快乐。”王蒙爽朗的笑声在屋内回荡。

这份对学习的热忱一以贯之。

9岁读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；青年时期饱览大量苏俄小说，其中法捷耶夫的《青年近卫军》对他影响至深；老年深研古典文学与哲学，称红楼梦是“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”，还撰写了《我的人生哲学》《中国天机》等作品。

语言的魅力始终深深吸引着他。在新疆生活期间，他掌握了维吾尔语。此后，又学习英语与德语。一次访德期间，他在6个星期里坚持每晚参加德语学习班。虽以“未能精通”自谦，但在采访现场，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演示如何用德语打车，不同语言之间发音的区别。深厚的语言功底帮助他翻译了多篇英文与维吾尔文小说，收录于《王蒙文集》中。

“学习有什么用？”王蒙说，“如果不学习，用的时候现学就来不及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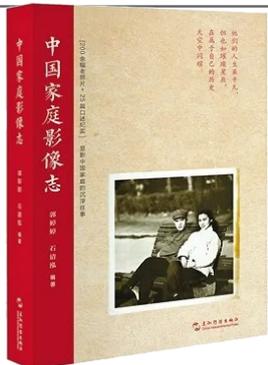
面对年龄的增长，王蒙说，他既不悲观也不恐惧。他在《我的人生哲学》一书中就谈到“黄昏哲学”：老年是享受的季节，享受生活也享受思想。

他说，多接触、注意、欣赏、流连大自然；多欣赏艺术，特别是音乐；幽默一点，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，要懂得自嘲解嘲；要多几个“世界”，可以读书，可以打牌，可以清雅，可以不避俗……

他借用一句维吾尔谚语表达心境——“出生之后，除了死亡，都是寻求快乐的过程。”

王蒙与祖国共同前进着，与人民共同快乐着。

据新华社



200余幅影像、25篇口述纪实，《中国家庭影像志》出版 那挚爱亲人的故事 值得细说

《中国家庭影像志》是一本百姓家书，一本记录历史的图文书。经过编撰团队长达三年的艰苦工作，于2025年7月1日上市。全书200余幅影像，由25篇口述构成，有百年教师之家，装满整个皮箱军功章的军人，也有踏遍青山寻找铀矿的勘探队员25个中

国家庭，尽管各自情况迥异，却也共同展现了某些相似的特质。这些家庭中的父母，如同中国式家庭的缩影，他们以山一般的父爱与海一般的母爱，为家庭提供坚实的支撑。他们温良淳朴，勤劳工作，致力于为家庭成员创造稳定的生活环境。在物质层面，父母们为

家庭遮风挡雨；而在精神层面，他们更是孩子们生命力和奋斗精神的源泉。通过深入剖析这些家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尽管人人都有不同的起点和境遇，但正是这些差异，塑造了每个家庭独特且多彩的生命旅程。

据澎湃新闻

《中国面孔：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》近日出版 书写“中国面孔”的故事

文博工作者翁淮南的新书《中国面孔：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》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。该书着力探寻中华文明基因密码，融史料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为一体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，读来让人不忍释卷，沉醉于中华文物与艺术创造之美。

这部作品以“中国面孔”为题，具有清晰

的辨识度和自然而然的亲和力。自古至今的中国面孔，是中国人血脉的传承，也可喻指中华文化的传承。身为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，作者拍摄了十万多张古代文物上的中国面孔，从中挑选出50副面孔进行讲述和分析解读。

这些中国面孔，呈现形式颇为丰富。其

中既有陶塑、泥塑，又有壁画、国画、油画。承载面孔的器物，既有瓷器、玉器、青铜器，又有书法、绘画、石刻。面孔人物，则既有神话人物，又有真实原型。书中所设“九州共贯”“六合同风”“四海一家”三个篇章，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贯通，共同书写中国面孔及其背后的故事。

据光明日报

